

主编·李子云
赵长天
陈思和

果园城

罗 岗 编



世
纪
的
回
响
·
作
品
卷

芦 焚

馆

世纪的回响·作品卷

罗 岗 编

果 园 城

■ 芦 焚

083957

珠海出版社

世纪的回响

巴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果园城/芦 焚著

ISBN7—80607—177—6

I . 果…

II . 芦…

III . 小说—作品—中国

IV . I246

果园城

©芦 焚著

责任编辑:成 平 田中全

装帧设计:王震坤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电 话:3331403 邮政编码:519015

印 刷:中国人民解放军 7219 工厂

开 本:850×1168mm

印 张:10 字数:210 千

版 次:1997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0 册

ISBN7—80607—177—6/1·116

定 价:1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退厂包换)



樊 芳

不主王或承襲或洋稅前工作，他^也的女兒一個比一個健康。
 他們家的一個比一個手淨，家中常有男後工，進場只有三
 個月已給合地衣服了。這是去年的阿楠喜樂不說的。那時
 使他每天去三條以前得起來，生煙球子，淘米，煮飯，給
 老板倒夜壺，買菜心，那時他^也得^也去挑水挑球子，挑米。
 市，給老板買菜，浦如下，酒小菜，^{那時他^也沒有伙食費，}
 候，心^前得^也生^也得^也候着，給老板，老板吃，老板付的鹽值了
 自己^也另^也給^也是^也新^也菜^也，^{那時他^也沒有伙食費，}
 那時他^也心^也沒有什麼伙食費，幫別人吃菜，他和他的兄弟
 淘米煮湯吃，那時他^也心^也沒有什麼共同，他和他的兄弟
 笑，我是走去的候，^{那時他^也心^也沒有什麼共同，}
 東邊他^也心^也理一次，多那時他^也心^也理一次，多那時他^也心^也理一次，多
 他做飯的兩兄弟，或者是不許摸的阿楠，^{（合得讀書，且}
 到老板膝下為心。

编辑说明

一、近年来学术出版界虽已注意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不同流派的作品和理论主张,但仍有一些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产生过影响或别具一格的作家或作品,由于种种原因,或未被发掘,或作品虽经重印,但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为反映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历史全貌,我们特编选这套丛书出版;

二、本丛书按照文章类别,分辑出版,每辑十本,第一辑以小说、散文、诗歌为主,第二辑以文学评论为主,以后将陆续编辑出版以美学、文化争论等方面为主的学术文章。每书有一书名,体现该作家作品的风格面貌,另有一副题,标明作家、批评家或文化群体名称。每书的体例,分总序、本书序、正文及编后记。编后记说明编选者的尺度;

三、本丛书所选文章,一律采用初版本或最初发表于报刊的原始文字。为保持作品的历史风貌,有些作者惯用的语言、某些观点,虽与今天的有所不同,我们仍保持原貌,不作改动;

四、由于人力和编者学识的限制,编选十辑有重要疏漏和错误,望行家和读者指正,以期改正。

《世纪的回响》丛书序

钱谷融

中国现代文学从“五四”诞生到今天已经走过了将近八十个年头，在滚滚向前的历史长河中，八十年不过是一转眼的工夫。我们中国又是个文明古国，从《诗经》算起，我们的文学已经有三千年的光辉历史，八十年的成就，决不能与三千年相提并论。可是，就在这短短的八十年中，我们却也产生了像鲁迅这样的即使站在屈原、杜甫、曹雪芹等中国最伟大作家的行列里也无愧色的人物。世界各国文学的历史告诉我们，在每一位伟大的作家的周围，在这位作家的影响和带动下，往往会同时出现各种各样的作家群体。尽管他们的才能有高下，成就有大小；就创作风格而论，也既有与这位大作家相近似的，也有与这位大作家显然异趋的。在他们的共同参与下，形成了一个繁荣昌盛的局面。就像我们的二、三十年代那样，因为有了鲁迅，就使文学的天空，一时显得群星璀璨，光辉夺目。至今回顾起来，犹令人不胜神往。

当然，历史上的任何一种繁荣昌盛的局面，总是难以长盛不衰的。中国二、三十年代文学的兴旺景象，后来也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而消歇了。此后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后,也由于整个时代环境的种种特殊条件,这种兴旺景象在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到来之前,始终未能重新出现。但是,认真严肃的作家,忠诚献身于文学事业的作家,不管在怎样艰苦的条件下,总是在默默耕耘的作家,应该是代不乏人、始终存在的。因而值得一读的、能够传之久远的好作品,相信总也是不绝如缕,不会长久中断的;不过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暂时隐没无闻,不为人所知,有待于热心人的发现,甚至得花些力气去进行发掘罢了。可能还会有这样的情形,一些原来相当受人欢迎、而且确实值得一读的作品,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忽然销声匿迹,不再出现了。遂使一大批比作品晚出世的年轻人,就根本不知道曾经有过这样一些作品的存在。大家只要回头想一想,在新时期到来之前,像徐志摩、沈从文、张爱玲等人的作品,不是几乎完全被人们遗忘了吗?

解放前,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内容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以及评论等文学的各个门类,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起到一九四九年四月止,历时十四年之久,一共出了十集,每集十六本,总计一百六十一本(其中有一集十一本),共收入八十六位作家的作品。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与现代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影响极其深远。巴金在《文学丛刊》第一集出版时所写的《编者的话》中说:“我们这部小小的丛书,虽然包括文学的各部门,但是作者既非金字招牌的名家,编者也不是文坛上的闻人。不过我们可以向读者担保的,就是这丛刊里面没有一本使读者读了一遍就不要再读的书。”就是说,这套丛书唯一依靠的是作品本身的价值,决不凭藉作品以外的力量来招揽顾客。话又说得很谦虚,只说这些作品决不是读了一遍就不想再读的书(其实这已很够了)。事实上这些作品出版以后,备受读者的欢迎,都是一版再版,最多的重印达十几次之多,最少的也都印了三版。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作品解放以后都没有能够重

印，遂使一大批作品连同它们作者的名字（特别是一些不属于左翼的作家）渐渐的被人们忘怀了。至于一些四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大学文科学生），则根本不知道曾经有过这些作品和作家的存在。一部现代文学史显得异常纯正而又单薄，这既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从国民教育方面着眼，也使广大人民失去了许多可以吸取的有益的精神营养。这是很不明智的。

我们有鉴于此，在二十世纪即将与我们告别的时候，决定对将近八十年的现代文学的历史，作一次巡视式的回顾，将一些长期被人们所忽视、甚至有意加以排斥的作品，只要它们艺术上有特色、内容又确有可取之处，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以及具有学术价值的文艺评论，收集起来，以丛书的形式，按类分辑加以出版。十本为一辑，辑数暂不规定，看以后的实际情况再定。准备每年出版一至二辑。我们并不认为我们加以重印的作品，都是能够风行天下、传之久远的精品杰作。一部作品能不能受到读者的欢迎爱好，除了取决于这部作品的思想价值、艺术质量以外，还有种种其他因素，甚至一些偶然出现的特殊机缘，也会严重影响一部作品或一个作家的命运。就说读者的审美心理吧，也从来就不是稳定不变的，它常常会受到种种现实条件的左右和制约。譬如社会风气，时代好尚等等。上面所说的一些作品之所以会在过去受到冷落或排挤，也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文学史上的许多大作家，在当时并不一定能得到大家的公认，人们对之常是或褒或贬，毁誉不一的。即使是他们死后，虽已盖棺，围绕他们的争论仍未止息，他们的声誉地位，仍会有或升或降，忽沉忽浮的变动。往往要经过时间老人上百年的淘洗、鉴别，他们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才会逐渐牢固地确立起来。当然，进行筛选和淘洗，首先必须让人能够更多地阅读和了解那一时代的作家作品，但有些作品现已难找到，即使是一些开始受到重视的

作家的某些方面也往往受到忽视。这种状况造成客观评价的障碍，因而我们将一些有创作个性而即将湮没的作家和一些知名作家被人忽视的作品编选出版。我们不敢说我们的艺术眼光是最可靠的，但我们至少知道作家与作品是各种各样的，读者的兴趣爱好也是各种各样的。因此我们认为在艺术上还是采取宽容态度为好，应该容许各种风格、各种流派的存在。我们决不因为自己喜欢玫瑰花，就反对人们去喜欢紫罗兰。我们只坚持一点，我们向读者推荐的，都是我们认为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有可取之处的艺术作品，这些作品或在某一时期曾发生过较大影响，反映了某种创作思潮或思想观点，或者对于某位作家来说，它们代表了他创作风格的不同侧面，我们决不敢把一些艺术的赝品来浪费读者的宝贵时间。我们的目的除了认为应该给一些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作过贡献的作家作品，恢复他们应有的地位，以充实、丰富现代文学史的原有面貌，同时也可以使青年作家在创作时有所取资与借鉴，进一步促进我们创作的繁荣。再说，这些作品既是从中国的现实土壤上、从人民的生活中、心灵中产生出来的，那么它们在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提高国民的素质方面一定能够发挥它应有的积极作用。我们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够得到各方面的支持，时时给我们提出批评和建议，使我们的工作能够做得好一些。

一九九六年六月十四日

序

卞之琳

可能算无意中合乎时代潮流，师陀，特别在三、四十年代的“芦焚”时期，写纪事杂文、随笔、小品、通讯之类，率多写得具有一种特殊魅力，诗一般的乡土小说醇味。这当然决不在于吟风弄月，谈山话水，相反，如他自己所说，他的习惯使他喜欢“说人状物”（《上海书札》，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芦焚散文选集》第161页）。

时代发展到今日，一个人“拈弄笔墨”（语出自《芦焚散文选集》第249页）到一定阶段（一定年岁，例如将入中年），可能会感到还是小说模式装得下诗模式再不能装下的繁夥内容。难免间或擅充创造主，以便金蝉脱壳，给人家从尘俗现实，以成套（系列）小说家言，点化出一个太虚幻境，例如一个“果园城”。

芦焚自称“我的果园城”（同上第249页）是“一个假想的中亚细亚式的名字，一切这种中国小城的代表”（《芦焚小说选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00页）。他显然熟悉十九世纪俄国小说中“多余人”形象。但是这个城更令我想起西班牙“九八”文艺运动台柱之一阿索林笔下的上世纪末西班牙帝国日趋衰落的一些小城的气氛。芦焚当然也读过徐霞村、戴望舒和我翻译过的阿索林的一

些作品。

芦焚和我从1934年相识以后，有过一小段朝夕相处的日子。那是1937年春夏。先是他租住杭州西湖孤山俞楼，我住里西湖尾陶社；后来我们结伴去浙南雁荡山度暑。当时我们确如芦焚所戏说，是“两个不安于命运的小人物”（《芦焚散文选集》第153页）；他还自嘲我们两个中一个是“不大到家的生活趣味主义者”（同上第156页）“生活趣味派先生”，一个是“喜欢泥土的乡下先生”（同上第160页）。

尽管芦焚当时已早用笔墨开了一个头，不动声色，断续中悄悄着重经营一个艺术小天地，但现在我这里泛泛所谓“创造”什么世界云云，无非是为我们消遥中暂时驻足闲居，有所涉笔，作一个夸口的遁词而已。我当时并不了然芦焚已自有一个重点创作宏图。

他和我虽然可以说多少是莫逆于心了，生活与创作都学到了一点古典主义的控制。我们不存心有朝一日要把彼此写入文字，因此不爱相互寻根究底，文学爱好以外，不交谈身世和阅历。我后来才知道他抗战前曾在北平参与过革命地下工作，不由自己，日后养成了一点爱保密积习，而他往往说话带刺，在友好间并不伤人，可是有时故意扮演玩世不恭的角色，我在他面前就特别把自己感情生活的一点玄机，加以秘藏。因此我们认为无关宏旨的私生活方面都有些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地方。后来我们下山回到上海分手后，我有幸到大后方，甚至远至太行山前方闯浪，他困处“孤岛”，写《上海手札》，说眼前事物，都生动活栩，只是由于在被包围的租界条件限制，笔下有时不得不故弄些玄虚，偶及我们共处的一段日子，也有点小说化了。

例如他后来回忆我们相处的近事中，笔下曾开玩笑说得我好像为了情场失意，刻意“过艰苦生活，犹如修道士”（师陀《两次去北

平(续篇)》,《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3期)。这是指我们租住雁荡山灵峰寺客寮大悲阁小楼三间一套房,只能天天吃素的事实,那时候我正开始续应特约译书,他照常写他的文章,经常到近傍山涧里濯缨濯足,散步到三里外的灵岩寺邮政代办所取信取报,一时正自得其乐。先前在西湖我倒是在最后一段日子,有一次夜半惊闻陶社东邻凤林寺大举进行一场礼忏的动荡声,无端使我深受震撼,我正是在这种触动下,结束了一个悲欢交错却较轻松自在的写诗阶段。我没有告诉过芦焚,因此他没有就这点拈动他的妙笔。

芦焚天生是小说家,我们在山中从迟到的上海报纸上得悉“七七”事变,就准备出山,雨大路断,未即成行,而不久平津失陷的消息也就来了,我们终于到得海门港,又遇海船接指令停驶上海,不得不改搭内陆小轮溯灵江去临海(台州)绕道走陆路。我们在不得已的小小滞留中,他不失小说家本色,在码头上、街上略一扫描,各种人物嘴脸、活动,尽收眼底,能一一道出。随后在临江和另一小城歇夜,也把环境细节观察入微,在笔下记得非常详尽。但是有些地方他当时故意轻描淡写。他只讲中途“我们遇到一件意想不到的麻烦”,说“我很想恭维一下那地方的民团老总们的认真精神,但是我不能够,我相信他们的本领不够捉住一个最小的,即使每天仅仅卖四五角到两块钱的奸细或间谍,他们是仅仅为了一百元的奖额发了疯。”(《芦焚散文选集》第159页)。大事当前,他难免一时有所记错,后来无意中沿袭下来了。例如“上海也打起来”(“八·一三”)的消息,不可能在8月12日晚宿台州从旅馆的一份简讯得知,而正是我们意外遇到“麻烦”的那天,略而不详也说得婉转的那点“麻烦”也很有意思。其中也有他自己不知道的情况。

我们改从台州乘长途汽车经绍兴到杭州转往上海,本出于不得已,可是我们的豪兴又来了,倒又可以实现从上海走海路南而下而

走陆路北返，在绍兴停半天看看的原计划。不料第二天一早出发，车经天台山山下，快近中午，到新昌站，意外就来了，中途检查。这一阵因为时局紧张，难怪旅途中似乎多设了关卡。保安人员看我们两人不像本地的来往商贩，特别要搜查我们的行李。一位麻脸家伙从我随身携带了多年的一个小提箱里，先不翻别处，一手插进箱盖底下的夹缝里掏出一团陈旧的上海吴良村眼镜店的包装纸，不知我哪一年配购眼镜架留下塞在那里的废纸，发现其中竟有一小条红绸签条，一面有价码，一面有几位数的阿拉伯数字，喜滋滋翻看，如获至宝，显然像搜查到什么秘密证物，不由分说，就大声嚷抓到了汉奸，叫副手把我和芦焚一齐扣下，押去县公安局。当时下车客和新到的上车客，围观热闹，问东问西，议论纷纷，我没有注意是否有人还用纸笔记下什么，长途汽车随即撤下我们迳自开走了。

在县政府外院的县公安局翻箱倒篋进一步细查中，却巧遇两位文学爱好小青年，看到芦焚一篇写好的手稿署有名字，相互窃窃私语，显然发现了误会，相偕入内院为我们证明开脱，终免于原定下午两点的上大堂受审，而受到因县长去杭州开紧急会议的秘书接见致歉，然后因当天再没有车去绍兴杭州了，就陪我们到城里找了旅馆。这天正是八月十三日！

这样，我提箱里乱塞在那里的一小段绸带连累了芦焚也被捉将官里去，而他提箱里新写就的一篇稿子上的亲笔署名连同把我也解救出了一场无妄之灾。

第二天午前车到绍兴南门外车站，见从上海逃避出来的人更多了，恐慌紧张，乱哄哄的，纷纷谈说上海昨天军事交锋，轰炸日本出云舰的消息，我们决定不下车了。我和芦焚并坐一排双人座，我靠车窗口，就买了一份《绍兴日报》，报上当时也满是这些特大新闻。我们在激动中就大字刊载的国家大事紧张翻看了一下，我却无

意中翻到这份十六开四版的小报型日报的最后一页，赫然发现一条小新闻，我见芦焚用笔名行世占了便宜，自己感到窝囊，趁大家不注意这些微末小事，就把报纸捏成一团从车窗里扔掉了，因为消息说：新昌昨日抓到两名汉奸，一名卞之琳，一名王长简！

我当时存心不告诉芦焚，经过八年抗战以至后来的种种大事，我不记得是否一直忘记告诉他了，我也未见他在后来的什么回忆文字里提说到这点枝叶。

他经常发表文章用笔名，是一贯淡化自己，不突出自己个人的美德，这一下，自报少为人知的真姓名就得了好报。他显然也为此不提在新昌县公安局为熟悉“芦焚”这个笔名的文学青年爱好者解救出一场意外事端，但偏偏正是这个当时已被人熟悉的笔名及其签署下的作品起了作用，良好的社会作用，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这样，当时自称“不安于命运的小人物”就像受到了命运的可喜捉弄。

现在将近六十年以后，新一代青年文士罗岗同志编就了《果园城——芦焚小说选》要我写序，虽力不从心，固辞不获，勉强赶写出这几句（其中不少还是炒冷饭），不知可否充“序”。

6月20日（，96）

世纪的回响·作品卷

[第一辑]

许地山 缀网劳蛛

麦叔华 朝雾中的
哈大门大街

丽 尼 鹰之歌

冯 至 昨日之歌

穆 旦 蛇的诱惑

废 名 纺纸记

辛 劳 捧血者

吴组缃 一千八百担

芦 焚 果园城

丁之琳 地图在动